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六十

兄弟

嘉言

書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詩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来無死○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儐爾

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宜兄

宜弟。令德壽豈○伯氏吹壎仲氏吹篪○爾

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無人兄弟匪他○此

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春秋左氏傳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春秋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

論語。兄弟怡怡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

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

孝經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荀卿曰。為人兄慈愛而見友。為人弟敬詘而不悖

顏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愛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

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張載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善行

兄弟

虞舜異母弟象。性傲。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
不藏怒宿怨。封之有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
貢稅以富貴之

商。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父卒。
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叔齊亦不肯立。
俱逃去。國人立其中子

周。太伯與弟仲雍。皆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
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
是太伯仲雍相與逃之荊蠻以避季歷。是為

王季而昌為文王。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列國。宋穆公。本宣公之弟。宣公以其子與夷幼傳位於穆公。及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君之子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

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愛後妻之子目夷茲父亦愛之言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臣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請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

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曰。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衛公子壽者。宣公之子。太子伋之異母弟。公子朔之同母兄也。其母與朔謀欲殺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又使伋之

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其毋不能止乃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竊伋旌以先行盜見而殺之伋至痛壽代己之死涕泣悲哀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

吳季子札者王壽夢之子也壽夢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札其季也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謂諸弟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

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約以次繼立。必致國于季子。故遏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于外。夷昧之子僚遂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遏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簒也。爾殺其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季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

之延陵。終身不入吳。號延陵季子

漢陳伯家貧與弟平同居。平好讀書不事生產。

伯力耕。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或謂

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之曰。亦食糠覈

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

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

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

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

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王琳字巨尉汝南人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塜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賊為所捕琳自縛詣賊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之

許武會稽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謂之曰禮有

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皆劣少鄉人皆鄙武貪而稱弟能讓由是晏等俱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竊聲位二弟年長未沾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推與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劉紆楚孝王之後王莽時廢為庶人家彭城紆性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

親自鞠養常與同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
左右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卒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王莽末歲饑兵
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
崇卒恭養其孤幼教誨學有不如法輒反
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姪皆愧而改過
趙熹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
無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挾兵結客遂往復
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熹以因疾報殺

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鄭均。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楊孚。廣漢新都人。孚母初與前母子博不相安。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

知其意恩養愽加篤

孔奮篤於骨肉弟竒在洛陽爲諸生分禄俸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輙減以遺寄

魯恭扶風人恭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毋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後令中年位至司徒

趙孝遭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賊所得孝

烹之。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釋之。且謂曰可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明帝聞其行。召拜諫議大夫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覆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

明帝甚奇之。召除蘭臺令史
劉愷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而避封。有司
奏請絕國。和帝美其義。特優加之。愷猶不出
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
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上納之。詔下曰。故
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
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崇
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爲郎。稍
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安帝時爲中年令

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充於坐中前

跪白毋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毋子兄弟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姜肱彭城人家世名族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嘗同被臥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嘗與季江適野遇盜欲殺之兄弟爭死肱曰弟年幼父毋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

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賢人

吾等不良妄相侵犯乃兩釋之

晉王覽字玄通瑯琊人與兄祥友愛甚篤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趨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覆之自後

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

庚衮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劉洛中山人縣差充征弟興私代之背軍逃歸州以洛名捕斬興詣郡列稱逃是興身請求代洛死洛固陳巳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慮囚者曰洛應征輒留興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競死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王寮上郡人也嘗與弟儁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寮留儁元直於途乞丐民閒比還儁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寮乃將元直追賊叩

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于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儁元直授家而去。家後亡。儁勺水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期年。而心喪六載

南宋謝述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鄉。行至西塞山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

盡邪述號泣荅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人以為精誠所致也武帝聞而嘉之

蔡廓考城人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禄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謝弘微爲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兄曜歷御史中丞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與之共食。見其蔬素。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荅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感咽廢食。歔欷不自勝。吳欣之元嘉末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太子遣軍主華欽討之。慰之見執。將死。

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

孫棘彭城人事母至孝母臨亡以小兒薩屬棘特深友愛時發民為軍薩代棘行及後軍期應死棘薩爭死妻許氏又遣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有妻息君已二兒死復何憾太守張岱表聞詔原之仍榜其門

後魏楊播與弟椿津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

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
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
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
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
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
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
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
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為泗州椿在京
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

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當世莫逮焉

崔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同産。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請於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爲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

裴脩早喪父。二弟三妹並幼弱。脩撫養訓誨甚至。弟務早世。脩哭之慟。行道不忍聞。愛育孤姪過於己子。及將異居。田宅奴婢悉推與之

房景伯。性淳和。通知書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嘗寢疾。弟景先躬侍湯藥。衣不解帶。形容毀瘁。見者憐之。景先亡。景伯蔬食。及期。哀痛如親喪。幼弟景遠亦終。喪哭臨不入內寢。鄉里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魏獻文時除清

河太守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裴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曰。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之後。未嘗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以禮義責讓之。明日

兄弟相率謝罪

北齊陸卬文宣天保初為吏部郎中遭毋喪毀瘁成疾頓伏牀枕弟搏遇疾臨終謂家人曰大兄尫病若此性至慈愛搏死不可使知之亦不可使聞哭聲懼致感動家人至祖載方始告之卬聞之一慟而絶朝野悲之

吳逵之以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逵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

亦不受田遂閒廢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弟弼好酒而酗甞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盧操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命操常執勤主炊爲三弟設席操服勤不倦張遣其子讀書命操策驢隨之操即執鞭引繩

如僮僕。三弟嗜酒縱佚。抵忤於人。致人踵門詬及其母。操即涕泣拜而解之。惡少相謂曰。不意三賊有此令兄。某干犯長者不義也。相與拜操而去。母亡。訓養三弟。恩愛沒身不衰

唐李知本事親篤至。與其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貨用僮僕皆無間。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賴以免

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煮粥。火燎其鬚

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乃此。勣曰。姊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煑粥。其可得乎

張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薦擢第

岑文本。棘陽人。太宗時拜中書令。任職久。賚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時爲校書郎。

多交輕薄帝不悅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對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無此弟是無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

張嘉貞爲并州長史爲政嚴肅甚爲人吏所畏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覔絶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

力報國死無所恨。玄宗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為忻州刺史

陸景融。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為損威。人多其友弟

李光進。憲宗時為振武節度使。事親有至性。母歿。居喪三年不歸寢。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蓄納管鑰於姒。光進命返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掌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宋王旦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旦忽自外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杜衍。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衍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劒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

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
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
氏姑子孫受衍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婚
嫁

范純仁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純仁侍疾。
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
嚴父。貫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宜。召編校秘閣
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

張存性孝友。嘗為蜀郡。得綺繒文錦以歸。悉

布之堂上。悉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娶窮嫠。不使一人失所

司馬旦與弟光友愛篤至。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光後居洛。旦居夏縣。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

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甚謹。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及其子。汝方聞汝礪喪。即棄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爲置義莊

余天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與弟天任友愛

至篤。天任為兵部尚書。方未仕貧時兄弟率更衣以出。嘗終歲同衾。其從子晦出師全蜀。亦嘗置義莊以贍宗族

吕祖儉。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朞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

范正平。純仁之子。蔡京當國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儀之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

蔡克明傳二聖虛行之意遂逮正平儀之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式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

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逾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

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以己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

鄭德珪與弟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被。德璋素剛直。與物多忤。一日為仇

家陷於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奸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死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朞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去

單煦友愛兄熙兄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

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
闘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蘇。驚問之。貺以情告。
其人感嘆。遂輟訟
元郭道卿。四世祖以孝行著宋高宗紹興間有
詔旌之。鄉里為立孝子祠。元初盗起。居民多
走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祠不去。俱被執。盗
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
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曰。吾家事賴兄以理。
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盗相顧曰。汝孝門

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羊仁廬江人元世祖遣將阿朮下江南仁與兄弟爲亂兵所掠時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遣爲良仁跡知其兄在睦州弟在邯鄲皆爲役無恙乃百計經營懇貸親故詣二家求贖之六年始得遂其志小大二十餘口復同居友愛篤至鄉里稱歎

虞集性孝友二親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

弟樂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已子。兄彔以管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人皆稱之

劉廷讓武平人。文宗至順初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寘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郭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繼母生三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

能止。凡田廬器物。自取荒瘠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

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平主簿。父卒。還家治葬事。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可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不數年。宅後榆柳為之連理。人以為義感云

宗族

晉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爲戮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唐劉君良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産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中荒饉妻勸其異居乃易置庭樹鳥雛令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即與兄

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貞觀六年。表異其門閭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恊。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宋陳競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居江州自昉至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

李昉治家有法子孫守之數世不衰閨門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摹

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韓琦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建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自五世祖塚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檟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及其沒也。庫無羨錢。寶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

范仲淹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顔入家廟乎。仲淹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自政府

出歸姑蘇焚黃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何以報之哉

呂公著自爲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寖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爲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

程珦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

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
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
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
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
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
吳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以錢二
千萬買田號曰義莊以周親戚朋友之貧乏
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
陸九韶九齡之弟也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

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凡詔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弟子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元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

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須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

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

王元伯鎮江金壇人四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閒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

爲已兒兒亦不知孰爲已毋也。兄宣伯卒。即以家事付姪軌。軌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元伯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軌。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間旌表其門

五倫書卷之六十

五倫書卷之六十一

朋友之道

嘉言

朋友

易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禮記。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毋友不如己者○朋友數。斯疏矣○晏平仲善與人交久

而敬之○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朋友切切偲偲○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

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孟子。責善。朋友之道也◯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揚雄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王通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絶。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

程頤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張載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

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呂大臨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范祖禹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

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胡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朱熹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朋友之

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朱子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

閱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黄榦曰。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絶。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顚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

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歎也邪○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見識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許衡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畢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謹勿近之

師生

禮記。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論語。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有教無類

孟子。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荅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為

教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老聃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荀卿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是猶以

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夫人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

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

揚雄曰務學不然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其平一卷之書必立其師

王通曰度德而師師易子而教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

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黄勝曰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其失鮮矣

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程顥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理也。義也。○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楊時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

師道自居。其視李翺張籍輩皆謂從吾遊。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茍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

呂大臨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為善。不為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為善之意

李愿中曰。其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荅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

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

朱熹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呂祖謙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来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

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陸子靜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絶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

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饒仲元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

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栗直温之教。典之於夔。至于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盛美。治功之成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

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礲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

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為盛

善行上

朋友

列國齊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夷吾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所事公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

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衛卜商端木賜皆孔門弟子孔子嘗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魯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同寮有相交之義。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漢杜林爲光祿勲。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將一馬遺林。曰。朋友有

車馬之餽可以備之

朱暉嘗游太學同郡張堪素有名稱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嘗執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窮困乃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謂知已吾已信於心也

申屠蟠與濟陰王子居同游太學子居臨歿以

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翠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捘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卒業太學

范式。少受業太學式與汝南張元伯善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期將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尒醖酒。至其日巨卿果至、

升堂拜飲盡懽而別巨卿式字也後式仕為郡功曹元伯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非死友耶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其日死當以其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

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
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
號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
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
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引柩於
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去
雷義與陳重結交最厚義舉茂才讓重刺史
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後同舉孝廉
同拜尚書郎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

如雷與陳

習脂少與孔融善。每戒融剛直。及融被害許下。故舊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我何用生為。曹操聞之大怒。收習將殺之。會赦免。魏主丕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所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後護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三國蜀張裔先主以為巴郡太守少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

吳周瑜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共之

陸瑁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托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

吳範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

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晉應詹元帝時為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際又遭饑疫客游洛陽素聞詹名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遂隨從積年為之婚娶置宅居之又薦于帝以至顯官詹卒泓製朋友之服追趙氏杞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南梁范雲武帝時累遷至尚書右僕射雲好節

尚奇尊赴人之急少時與領軍王駮善駮亡于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含斂

唐羅道琮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相善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

負之還鄉

王方翼高宗時爲瀚海都護司馬。還朔州。其友趙持滿誅死。親戚莫敢收其屍。方翼曰。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屍。具禮收葬。帝嘉之。不罪

王晙。爲桂州都督。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欲殺之。道出晙所。晙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趣。幽求懼告晙曰。勢且[illegible]

全。正恐累君。奈何晙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總。晙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地。俄。崔湜等誅。幽求復執政

吳保安。睿宗時姚巂蠻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托蒙。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見之曰。顧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哀其窮。力薦之。蒙表爲掌書記。後蒙深入。與蠻戰沒。仲翔亦被執。蠻人必求千縑乃肯贖。會

元振物故。保安留嶲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居異其故。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乃以官貲助之。保安即委孌。得仲翔以歸。後仲翔爲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縗絰。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廬墓三年。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

李勉少貧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

柳宗元憲宗元和十年從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一無母子俱往理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

徐晦憲宗時權櫟陽尉所善楊憑得罪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異時爲奸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後歷中書舍人强直守正不沉浮於時

宋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辦襄事道傾橐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

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仕皆至

參政。世為婚姻不絕

范純仁仲淹子也。仲淹在睢陽。遣純仁到姑蘇般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付之。純仁曰。付之矣

侯可仁宗時為華原主簿少與申顏為友顏病重千里為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陳襄少孤益自策勵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礲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為迂闊而莫之講襄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為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于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勉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

巢谷少舉進士遊秦鳳涇原間與韓存寶相友善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會瀘州蠻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槖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即隱避焉

陳希亮為太常少卿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

與蜀人宋輔遊輔卒于京師母老子必希亮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恍同登進士第

鮮于侁神宗元豐二年知揚州時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絶交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

王回哲宗時為睦親宅講書與左司諫鄒浩

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時有田畫者。陽翟人。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之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及浩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得

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頟君毋以此擧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汪應辰高宗時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平院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絶應辰時通問及其父喪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及通判袁州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曰惟公爾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生死

之別事已定之於盖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兵衛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秦檜意指應辰為阿附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槖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

元金履祥好學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隷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世祖時隱居仁山之下

學者稱為仁山先生

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入為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監丞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集為知己其在江浙時集歸田已數載欲為問候計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惻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

平生益友也

五倫書卷之六十一

五倫書卷之六十二

朋友之道

善行下

師生

魯孔子弟子子路初以戎服見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聞此言。請攝以受教。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問之。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安敢不學乎

漢。云敞師事同縣吳章。平帝時章為博士。王莽秉政。章忤莽坐腰斬。當是時章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乃盡更名

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節義。薦為中郎諫大夫

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會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

鍾興從少傅丁恭受春秋。明帝召興拜郎中。令授皇太子及諸王侯經。封關內侯。興辭以

無功不受。帝曰。生教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與讓師恭。於是封恭關內侯。

鄭玄事馬融。居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高第弟子授玄。玄日夜尋繹。融聞之召見。玄因從質諸疑問。義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已去。吾道東矣

符融少游太學。師事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論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

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膺。由是知名。

三國。魏牽招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師亂。苗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免。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著名。

晉。許孜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

沖在郡卒。孜聞盡哀。負擔奔赴。送喪返葬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然後歸

唐陽城德宗時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沉酗不率教者皆罷之。躬講經籍。由是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戚同文家世業儒。邑人楊慤開門授徒。同文

幼過學舍。因授禮記。輒能成誦。懿異而留之。未終歲畢誦五經。懿後妻以女弟。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亂。絕意祿仕。懿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何仕。懿遇疾不起。以家事託之。同文為葬其三世數喪。聚徒開講。學者聞之不遠千里請益于門。被其教而登高第者五六十人。

宋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

其在湖學置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故其所教者多適於時用。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胡公弟子。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嘗言劉彝善治水。後累爲政皆與水利。時稱湖學多秀彥。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

之簡諒皆出其門○徐積嘗從瑗學。初見而退頭容少偏。瑗忽厲聲曰頭容直積因自思曰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孫明復以師道自任時孔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明復之風就見之。石介執杖屨侍左右。明復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

周敦頤爲南安軍司理。洛人程珦攝通守事。

視其氣貎非常人與語知其學為知道也使其子顥頤受學焉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李之才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扣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

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

程顥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在潁昌時楊時調官京師。因

往穎昌從學顥喜甚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入文彥博門下求教彥博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顥處志寧乃語游酢及時時等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往師焉

朱公掞初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楊時得明道之傳而歸及聞其卒設位哭寢

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與游酢同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一尺矣

譙定初自涪陵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後居蜀蜀人敬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云

呂希哲始與程頤同游學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亦未嘗專主一說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趨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

劉安世從學於司馬光問盡心行己之要光語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行之

前氣象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

林光朝閩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遊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

張栻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教之栻退而思若

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盖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嘗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豫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

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粗該備於是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道者有所本矣

朱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

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從之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墳典未嘗少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諸生問辨

則脫然若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窮鄉晚出家畜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嘗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有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

禮之可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蔡元定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食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

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

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録。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朱熹來守其郡。淳請受教。熹曰。凡閲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

問

錢時幼奇偉不群。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旣而絶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擿痛快。聞者皆有得焉

廖德明嘗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在南粤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

程氏遺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解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語而已

元。許衡。至元中辭中書左丞復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世祖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

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耶律有尚初受業許衡之門其學邃於性理而尤以誠為本前後五居國學三為祭酒其立教以義理為本而省察必精切以恭敬為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尊以躬行為務

悉爲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一遵許衡之舊。海内宗之

五倫書卷之六十二